

鋪禹州志書序

州之屬開封者二夏禹所封謂
之禹恁者其有夏后氏之遺風
與明以前遐哉邇矣雖可得而
稽而土田廣狹制度物產之異
宜因時推移理有常然至於孝
教肅震沿革不替其民朕之渾

渾此以相承千百載下按圖籍
觀風化猶昭然若發矇者文獻
之徵也然非守土者數揚麻美
續述纂錄又烏所授換垂示萬
祀使嚮慕者辨於興道而遷義
執故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今州牧朱君少庵惠政若雨以

爲感志不奮則善理未申爰集
縉紳舊齒與夫四方知名士脩
輯志乘證以曩篇斟酌義例之
是非較德論功張皇冒爽琅々
然美長雲璈罔弗竦聽彰彊之
權實在於是書既成屬余弁言
簡端不得以不文辭述其增損

如藩封志補入王表曰封系曰
徽藩世系曰藩封職官又將設
臣傳附注有條不紊厥製弘宏
裁制之精方軌良史詩文繁縟
無裨性情刪之汰之輔翼經籍
其他崇實闡幽掃蕪穢歸雅正
古今須臾爲質一轍靡可議矣

祖余時謂遵循者典常也率作
者司牧也顯晦有時而並澤流
遠者後賢不讓於前也禹於古
為潁川者能延壽設酒具潤疾
苦教民以禮至黃霸時弊滋霸
去其太甚者冠帽郭伋德之黔
黎蒙福亦皆卓々佑啓後哲又

嘗聞其鄉之人若褚季野者長
於褒貶桓彘謂其不言而備四
時之氣吁上之人足以勸下之
人足以佩威此善保不亦宜乎
迄於今又從而激勵振刷之則
是書之傳於州牧朱君之治具
在焉使增其遷秩而去後之聞

編流連者曰某山某水我公所
游豫而摠懷古也并里保助卷
歌衢謠曰我公之令闕也濯痰
敗寒雍熙倉積櫛比娛嬉
隴畝曰我公所留遺也徘徊庭
本凜忠若義藻馨勿敢懈曰我
公之示我以徽範也洵如是後

之秉筆者又何異今之視拂黃
詰賢耶余不惟喜志之成竊幸
為民牧者之得所鑒也耳

道光辛卯嘉平月撫豫使者蜀
州楊國楨然并書

重修禹州志序

自昔有民人社稷之責者罔

不曰因地制宜而文獻無徵則

無以驗風俗而感人心且茫然而

無所據朱君少廬以儒術飭

吏治司牧禹州者凡八九年綜

百務而舉廢睇千秋而闡幽

州舊有志乘修自乾隆十一年
蓋八十有六載矣編殘簡斷時
異勢殊歷年已久湮沒是慨爰
集州人士網羅散佚採摭見聞
編纂成書適余視學中州而以
書郵寄余閱并以屬序余與
朱君為同門友稔知其風學而

饒經濟必有異乎俗吏之為之者
莽覽其書見其考古證今鉅細
詳密深得乎經國史傳之遺且
悉其山川城郭之扼塞田賦戶口
之殷繁以及祠宇津梁之建置
官師科目之替隆與夫名臣循吏
孝子順孫節婦之懿美或難其

繁或補其闕漏自張綱舉善以從
長竊爲斯州之人士幸且爲牧是
州者幸焉蓋禹州自有夏肇封
歷周秦漢魏晉唐隋宋元明以來
上下三千五百餘年因循所稱地大
物博而迄今猶甲東都之盛者也
夫其所以盛者豈非川嶽盤礴之

鍾毓及著儒碩彥之流風餘韻與
在上者之德修以平激揚風化有
以致此哉然而盛衰之道若循環
善賢之士每間出非有人紹承以
善其後則無論魯魚亥豕傳訛者
每病雕殘將闢虎鑲牛敦行者
幾經淹沒志之有賴於重修也

尚可緩哉真西山曰為此邦者不
可無此書今朱君獨能于簿書
之下殷々於志乘洵可為知務者
矣則夫是書之作非第補數十年
之闕畧而誇一時之文物已也蓋以
後之生經土者敬恭其桑梓而知
某忠某孝某節某義思有以累行

之官斯土者益厚其版宇而知某
循某良某政某教思有以景行之
以彰先後之聲光于不朽昭

國家之治化於益隆也然則吾於是州既
樂觀其今茲之盛而竊冀其後者豈
有極邦夫採風問俗周知其境地
事有司之職而使考之責也故余嘉

朱君之能成是書也援筆而為之序

賜進士出身江南道監察御史提督河南全

省學政前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

國史館武英殿纂修乙酉廣西鄉試

正考官提督廣西全省學政加三級紀

錄四次門愚弟周作楫頓首拜譔

新修禹州志序

漢班固作地理志論者謂其
昉於周官職方其實自禹鑄
九鼎以志方物始世又傳山
海經為禹所作司馬遷疑之
洪慶善補注楚詞多引之然
則志始於禹理或然與是時